□郝晓庚

小遥控切换大时代

如果说电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能影响人们生活的事物之一，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30年来，围绕电视这个平台衍生出了五光十色的影像世界，不过我今天要说的，却是一个小玩意儿——电视遥控器。

最早的电视机是不需要遥控器的。在那个电视机比拖拉机还稀缺的年代，电视机属于集体财产，不过这么贵重的东西是需要有人来操纵的。就像马车有车夫、汽车有司机一样，那个年代最无厘头的一个编制也由此诞生——管电视的。

记得那时候我们的电视室就设在生产队仓库里。仓库前边隔开一间单独的小屋，墙上正中有一个前后贯通的大壁橱，那台28英寸的大电视就安置在壁橱里。管电视的是一个瘸腿老头，属于生产队长老舅二大爷之类的亲戚，总是在满屋子的大人小孩等得两眼欲穿时才蹒跚露面，在众目关注之下，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然后从脏兮兮的棉袄口袋里摸出钥匙来，打开壁橱，“啪”的一声摁开电视，于是五彩缤纷的光影就从那个小匣子里蓬勃而出，照亮了几十张如饥似渴的面孔。

那时我家就在生产队仓库附近，每天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早早搬上小马扎到电视室里去了，因为一休哥和花仙子在那里等着呢！可是瘸腿老头才不喜欢动画片，任凭前屋后院的小孩子们吵成一团，就是不给开电视。那时我觉得那个老头子坏极了，简直就像动画片里专门与蓝精灵作对的格格巫。

所幸这个年代就像电视剧开始前的序曲，一晃就过去了。随着射雕、霍元甲等电视片横扫大陆的年代到来，电视这个魔头的魅力终于开始展现，而电视机也从电视室进入了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家里。

不过集体主义的观念依然存在。人们像吃大户一样，理所当然地到那些有电视机的人家去看电视。即使主人再不愿意，也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招呼一屋子的街坊邻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得端出来，否则定会落个小气的名声。于是当炊烟升起、夜幕降临乡村的时候，你总能看到一大帮男女老少围拢在一个发着荧光的小匣子前面，坐在炕沿上的，蹲在门槛上的，喝茶水嗑瓜子的，端着大碗吸溜吸溜喝稀饭的，人声鼎沸，烟雾缭绕，远远压过了电视里的声音。

这一时期的电视机只有两个钮，一个管音量、一个管开关。电视机的尺寸也适应家用需求而大幅度缩水，罕见集体时期的那种庞然大物，我见过最小的电视机只有九英寸，却也因祸得福，免除街坊邻居骚扰，只够一家人自己看了。好在那时的电视台凤毛麟角，节目也基本上就是那几部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片子，射雕、霍元甲、上海滩……否则像现在几十个卫星台，单是为了抢频道，也会让大家打得不亦乐乎。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电视机吹进了千家万户，一度喧嚣的电视机前观众逐渐减少，最后一家子终于可以关起门来看电视了。不过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电视节目急剧增加，电视机的选台开关不堪重负，经常坏掉。老婆曾经写过一篇《父亲的遥控器》，说的就是电视遥控器出现前的替代品——一根竹竿，其操作方法是在离电视机一定距离内，以长竹竿代替手指头来捅电视开关。不过这个办法只能对付按钮式电视机，而对付旋钮式电视机，我那修拖拉机出身的三姐夫则另有妙招——他在床边准备了一把长柄钳子。

终于，真正意义上的电视遥控器出现了。

自打有了遥控器这个玩意儿，只要动动手指头，自家的电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再也不用顾忌别人的眼色了。于是小小的遥控器很快繁衍起来，不久人们就发现家里的遥控器已普及到人手一个，而且复杂如一台微型电脑的键盘，令人眼花缭乱。遥控器本来是为了方便控制的，如今反倒给人们增添了无数麻烦。去年我给退休在家的母亲安装了一台卫星电视，结果母亲捧着两个按钮密密麻麻的遥控器不知所措，生怕一不小心按错了哪个，这电视就罢工歇菜了。

遥控器出现后，到别人家“蹭”电视看的现象基本绝迹，电视控制权从集体到私人的过渡宣告完结。不过，另外一场标志女权主义的运动正在家庭内悄悄兴起。我曾写过一篇《东边我的美眉西边世界杯》，说的正是韩日世界杯期间，我和老婆对电视遥控器的争夺。这场斗争的结果就是现在我基本上对足球放弃了兴趣，只有在世界杯之类的足球盛典来临时，才会在夜半无人时悄悄起来，独斟一杯啤酒，在变换的光影前享受那份乐趣。

当然，现在电视遥控器的控制权又回到了我的手上，我想看足球就看足球，想看动物世界就看动物世界，再也没人和我争啦。而在一墙之隔的书房里，老婆正趴在另一个屏幕前，痴迷地晃动手中的另一种遥控器——鼠标。与电视只有相对选择的自由相比，更加个性化的电脑正在日益取代电视曾经无限风光的位置。

改革开放30年来，无数新生事物随着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潮起潮落，几多变迁。即使是透过小小的电视遥控器，也足以窥见这个伟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朋友，你们说是不是呢？

□叶延滨

追 忆

生活版图

其实就是一列火车从身后开过去了。

先是声音，渐渐放大的车轮与轨道的撞击声，好像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胸脯，从咕咚咕咚变成轰轰隆隆。这声音在敲打大地的胸脯之前，先叩打过那些一根根整齐排放的枕木。枕木是一个时代的士兵，真是士兵！它们原先不会想到后半生要躺着，躺在两条冰冷的钢轨下，它们原先是站立在大山上，是一群山野村夫，自由自在的活着。有太阳照着它们，让它们伸展枝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谁说的这八个字？不管是谁，这句话对于阳光下的森林是美好的祝愿。有快乐的成长，当然也有快活的回忆。在云雾弥漫的山岗，生长着的不只是树干里一圈一圈的年轮，那些年轮是永生的记忆，在以后躺在道砟上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与枕木同在的年轮，总让它们在坚硬的道砟上一次又一次承受雷霆万钧的重压之后，唤回云雾缭绕的往事。云雾和霞光中的往事，与青春有关，与浪漫有关，花有香味，小草有柔情，凡被选作枕木的树，都是挺拔峻峭的树中好汉，一春又一秋，就这么风去云来，就这么看鸟儿做巢，任松鼠和猴子们游戏，无忧无虑，天天想，啊，多幸福呀，天生我栋梁之材。

是的，惟一觉得少了点什么的时候，就是想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老话的时候。老话厉害。让青山绿水刹时间无色无味，少年不知愁滋味。这点少年忧郁，在坚硬而又灼烫的路基上，回想起来的时候，不再是青涩的苦恼，而是苦涩而甜蜜的“乡愁”。什么时候有了乡愁？就是离开站立了半辈子的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有人夸自己了：“真棒！”那人用手拍打着树干，仰着头围着自己转了一圈，然后，搓着两只手，还往手心里吐了点唾沫，举起一只呼呼叫的机器，靠近了树干，吱！……以后，以后就被巨大的震动唤醒了，醒了，却动弹不得，两条巨大的钢轨压在身上，几根像鹰爪一样的钢钉抓紧身体，让一个个呼啸的巨大的钢轮从身上飞快地压过去，压过去，再压过去，把所有关于树和大山的形象压成记忆，把枕木这个新身份压进年轮，把关于站立的所有习惯压成回忆，把躺着，一动不动地躺着，变成命运确定的生存方式。

当然，枯燥而艰辛的生活开始了，作为报偿，常听到这样的话，“社会前进的战士”、“时代的尖兵”等等，这些话，开始是听不懂的，不仅枕木听不懂，我们不也一样吗？时代是什么？见过？什么模样？听多了，也就觉得你知道“时代”是谁了，还有什么“社会责任”什么“历史使命”，好像我们都知道说的什么，真的知道吗？天知道！（我记得，当这些伟大而堂皇的词汇弄得我头脑发昏的时候，也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想想也怪，文化怎么大革命？人类发明了许多空泛而伟大的词汇，大多数时候，是当一个人头脑发昏时用它们来使更多的人也晕菜！）好了，这个世界少了一片又一片的森林，森林里少了那些参天大树。人们假装忘记了这一切，因为它们像阵亡的士兵，一排排地躺在铁路钢轨下。人们知道它们想什么吗？它们在想站立的那些岁月。人们甚至包括叶延滨在努力歌颂这些躺下的树，“啊，托起时代的车轮飞速向前，你们是战士，是骄傲的勇士，你们和铺路石为伍，你们让春天的列车带走希望……”多么向上而昂扬的句子，写这样的句子，是因为他没有躺在那里。

也许没有错，敢有牺牲多精神，这就是枕木的光荣。烈士总应该得到光荣，枕木就是烈士，是森林死去的儿子们！工业革命的烈士们，枕木！工业革命，既然称为革命，就会有暴力，更会有牺牲。人类用暴力掠夺森林，将那些撑起天空的森林王子们变成工业的奴隶，剥掉上帝赋与它们的美丽的外衣，截断披挂着绿叶的手臂，然后用工厂的法则，将它们变得彼此一模一样。最后，再烙上不同的编号，一串长长的数字告诉枕木：“记好了！你不是第一个殉难者。”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就这样从暴行变成了荣耀，就这样变得理所当然，变得成为枕木也认为这就是“栋梁之材”的用武之地。铁路一寸寸地向前延伸，一棵棵的树就倒在路基上，让整个路基成为森林的“士兵公墓”。铁路像蛛网一样充满这个小小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森林的哀伤和痛楚。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一次又一次那轰轰隆隆的时代最强音，惊醒了枕木们的梦，梦里有不死的乡愁！

这一天，又是一列火车开过来了，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列车运来的不再是枕木，而是水泥和钢筋铸成的“水泥枕木”——屠杀中止了……我这么想，这一天，我离开了秦岭深处这个小站，我从这个车站的站台上，看到了那列运送“水泥枕基”的货车。那年是1977年，那个车站叫横现河，我在车站旁的一家工厂工作了四年，那天，我离开它，调回四川的母亲身边。哎，枕木回不去了，我向钢轨下的最后的躺成一排的士兵告别，转身登上列车，消失在秦岭的云雾深处！

□许民彤

“山寨生活”的流行

经常听到什么“山寨手机”、“山寨电视剧”、“山寨娱乐”、“山寨游戏”、“山寨歌曲”、“山寨明星”……等等这样的流行话语挂在人们的嘴边，而环顾周围却发现我们仿佛正处在这样的“山寨生活”之中……

我的一位朋友购买了一款牌子叫“摩托罗拉”的手机，款式时尚新潮，功能也很全，尤其是那小巧、精美的产品设计，可称作是一款“掌中宝”，但是一款“山寨手机”；那天晚上看湖南卫视台的电视连续剧《丑女无敌》，看了几集之后，人物、情节和冲突设置，越发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篇艺术评论说，这部热播的电视剧《丑女无敌》，是翻拍自美国热播电视剧《丑女贝蒂》，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原来，自己撞上“山寨剧”了……

人民日报曾刊登一篇报道说：“山寨”是今年的潮流词汇之一，最早是指国内一些厂家“比照”国内外名牌数码产品制作的价格低廉的“国货”，但随着“山寨”涵义的不断延伸，叫做“山寨”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山寨生活”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流行服装有仿照的伪名牌，吃的有假名牌，汽车消费中有模仿的世界名车。娱乐活动中，我们也有了“赵本山”、“周杰伦”、“刘翔”这样的明星模仿秀，这叫“山寨版明星”……可以说，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活动，“山寨”似乎无处不在。而且，这种“山寨生活”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我们的文化态度。“山寨”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流行语言、一种潮流主张、一种时尚文化，正在渗入我们的精神、观念领域。

记得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说：“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所以，当我们热衷把“山寨是一种生活态度”、“将山寨进行到底”、“你今天山寨了吗”……作为“山寨生活”的一种主张、口号和原则时，我们似乎应该思考一下，“山寨生活”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生活的价值？

一位“山寨文化”的主张者说：山寨的递进发展过程离不开抄袭、剽窃、模仿，有人说，这是可耻可羞的行径，但在寻求精英的道路上，这样的手法并不意味着不可取，不可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经历了这些简单粗暴的阶段之后，往往能够缔造出一个经典的传奇。这种价值的判断，指出了“山寨生活”的价格低廉，追求个性和时尚，具有草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它的没有“创造性”的致命问题。

中国青年报曾经在喜欢“山寨生活”的读者中，搞过一个关于“山寨”流行文化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8.7%的人认为“复制”是“山寨文化”的核心内容或代名词，此外“冒牌”(33.7%)、“剽窃”(30.0%)、“劣质”(24.9%)等词也成为他们对“山寨文化”核心内容的理解。更有社会文化学者指出，“山寨生活”的流行，实际上是反映出了我们在技术化、工具化、复制化的经济时代，创造主体精神丧失，个性被动，心智退化的现实。

“山寨生活”的发展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现代工业经济。现代工业经济的两个条件——部件替换的生产和代用部件的运用，这就决定了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复制性、程式化、类型化的特点。而且这种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文化娱乐工业的生产。这种工业化的生产，娱乐化的生产，在制造着工业品的、娱乐艺术品的一种流行趣味和价值尺度。反过来，被培养的这种流行趣味和价值标准，又作为一种需求影响着工业品的、娱乐艺术品的生产……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力”这个精神灵魂，已经丢失殆尽了！

罗素在他的《怀疑主义的价值》中曾经指出，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对于人类精神创造力是压制的，而对于那些感性的、欲望化的冲动，却是助长的、纵容的……雅斯贝尔斯也曾表达过这种思想——在技术时代和商业时代，人们的创造精神的可能性增长呈现出一种萎缩的状态，创造力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努力创新的人们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完全麻痹了，这就是他们的命运”。现在，“山寨生活”的流行，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人的创造力面临着退化、萎缩的时代……

结婚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全世界的美女都出现了。

【漫画】赵春青

□山民

江南冬天的阴

近读俞平伯的散文，读至美文《陶然亭的雪》和《冬晚的别》时，后悔这样的文章何不放在夏天读呢，必定胜过六月吃雪了。冬天的寒冷，南北是不同的。这几近至理，比如雪：北方的雪仿佛白面粉似的，初冬下的，到了初春还干乎乎地堆在院子里，需成筐成筐地挑出去才算完事；而在江南，今天下的雪明朝就滴滴嗒嗒地化水，整个冬天晴也罢雨也罢雪也罢，赛过一泡水似的，连刮上身的风，都带着屋檐下冰棱的寒气和锋利。北方人都说吃不消在江南过冬，气温尚在零度左右，却比北方的零下十摄氏度还要厉害。这在江南人来说还算好的，最厉害的是江南冬天的阴。

这阴，是一连十天半个月的不晴不雨，见不着太阳，也不见雨雪，就那么阴着，天地之间唯阴风忽忽的，无所不在又无孔不入，见人就把他身上的暖气抽空，所以猫寸步不离灶头，无事的人在门口一探头就吓回去了，那阴风才拍了下他的脑袋，人却一直冷到心尖。我们萧山人抱怨这江南冬天，总说这天怎么介介阴的，或真当冰冰水阴的！这阴已不同于一般的阴，像阴天的阴，而是阴阳怪气到了极致的寒冷，叫人说不出的难过，只恨这阴的冬天不是只碗啊盅的，不然连女人家都会摜碎它的。

在我的记忆中，农闲的乡亲可以孵在家里，而我们这批学生却没有办法的，除非大雪没过膝，不然门外头悬着刀也得去读书；而这样阴的冬天，呼啦呼啦横行霸道的北风，跟刀又有啥个两样！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怀里焐着热火囱，一个个大腹便便，赛过已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但苦也有乐，在课余时间，我们纷纷摸出胸口的火囱，打开盖，扒开一层冷灰，从裤袋里摸出三五粒玉米，撒在灰上，就痴痴地望着，痴痴地等着，一会儿就“暗香浮动”了，忽然啪地一跳，开出一朵香香的小白花来。这份童年的喜悦，至今想来，还能令我这个中年人神往。许多童年时细微的生活体验，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的人生：待人接物的原则，人生价值的取向。从寒天冻地的学校回来，母亲第一件事就是摸摸我的手，若是双手冰冰水阴的，就叫我上床，或去灶头烧火。

也不知是全球气候转暖的缘故，还是现在条件好了，冬天好像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阴了，而夏天却似乎变得越来越热，明年夏天非把俞先生的两篇美文温故而知新不可。

□河海洋

绽放在脖子上的风景

转眼又是冬天，一年中四个季节的轮回已经进入最后一个节点的演绎。冷，这一直接感觉，却造就了另一番美丽风景。

也许是上苍对于这萧条的大地实在过意不去，于是一层霜，一帘雾，一块冰，一场雪……隔三岔五地装点着这个冬天的世界，而最鲜艳的莫过于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脖子上的风景——围巾，在萧瑟的冬天，围巾如同是一朵绽放在孤寂沙漠上的艳丽之花，给冬天带来无限风光！

寒冷的北风一声呼啸，围巾便好像是相约而行的伴侣，纷纷上身，仿佛一夜之间绽放开来的花朵一样，男女老少，纷纷扬扬。你行走在清晨的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颈项上必添了一道雪白、大红、灰黑的围巾，瑟瑟地在风中舞蹈，在眼前跳跃。

最有趣味的要数孩童的围巾，无论是毛线的，还是丝绸的，总是要绣着一些可爱的小动物或者别致的花儿，那是年轻妈妈爱的展现。站立风中的孩子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宛如一个小木偶，脖子上的围巾任由寒风摆来弄去地吹。

而最具风情的是年轻女子的丝巾，一方面御寒保暖，一方面又是适宜的装束。有经验的女人，会把丝巾作为发式或者衣着的一种点缀而精心搭配，每一日有每一日的风景，每一条也有每一条的出场时机，或附和心情，或装点衣着，总能恰到好处。

那么，男人的呢？则以普通、单一、实用为首要标准，因此也就顾不得许多要点、规矩和限制。常常是一种颜色到底，黑色、灰色、蓝色、红色，总之要单一、纯洁、简朴。不能花，也不能艳，更不能媚。当我们置身一个人头攒动的公共场所或者上下班人流高峰的时候，你瞧，那些飘逸在人们胸前脖颈的围巾，自然成了一道温情的风景，温暖着自己的身体，也温暖着别人的心情！

春天有春天的生机，夏天有夏天的活力，秋天有秋天的美丽，那么，冬天呢？冬天其实有我们每个人最最需要的温暖，来自一条小小围巾的温情。在万物萧瑟的冬天，给了生活最最美丽的风景。在生命脆弱的季节，给了生命最最柔韧的基石，把人性垫得更高！

因此，围巾已不仅是风景而已！

生活印记

□游宇明

网络转载的烦恼

文章发得比较多，被搬上网络的自然也多。对网络转载，我一向比较宽容，人家爱转就转吧，权当为中国信息事业作贡献。但有一点我没想到，某些人在网络上转载他人文章时随意改动标题，让我烦不胜烦。

2001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杂文《真诚的世俗》。我对此文的标题很得意，“世俗”在我们的语境中多带贬义，而我却提倡“真诚的世俗”，读者必然产生好奇心。一网站转载此文时偏要将其改为《从一道国外的测试题说起》，标题原有的文学韵味被改得一干二净。2008年8月，我在《杂文报》发了一篇随笔《忽视是一种更深的关注》。忽视本来应该是一种不关注的状态，而我却认为是一种“更深的关注”，两个极端相组合，艺术张力也就应运而生。有人将这篇文章贴上网络后，自作多情地将标题改为《对他人的伤痛的故意“忽视”，是一种关注和体谅》，标题跟原文内容倒也相符，只是标题的艺术张力被改死了。

有些网站改动标题虽然不高明，倒也不伤原意，有些网站改的标题却与作者本意南辕北辙。我曾经发表过一篇《麻将社会》，是讽刺一些国人利用麻将拉关系走后门的，网站转载时，居然改题为《中国不建麻将大学，至少也该办麻将学院》，好像游某想极力弘扬中国“伟大”的麻将文化似的。最近在一张中央级大报上发表了《蒋介石的忍耐心》，在认同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和政治、军事强人的大前提下，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蒋介石对傅斯年、胡适等人比较忍耐、宽容。文章发表后，新华网、前线网、金羊网等主流网络媒体一字未易进行了转载，然而，内地某著名门户网站转载此文时，弱智地将题目改成《蒋介石大度以德服人，从不整肃知识分子》。应当承认，蒋介石对部分知识分子确实比较忍耐、宽容，但说他“大度以德服人”、“从不整肃知识分子”，则完全是颠倒黑白，蒋介石杀过的左翼知识分子还少吗？难道左翼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再说，这个标题也有语病，“大度”与“以德服人”意思比较接近，只能用一个。看到少数网络编辑如此糟蹋我的文章，我简直有一种骂粗口的冲动。

随意改动别人文章的标题，首先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家写作时，对标题、内容都会精心思考，一般不需要改动，就算网络转载者太有才了，觉得非改人家的标题不可，也应该征得作者的同意。其次，乱改标题更是一种严重侵犯原作者著作权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被歪曲、篡改的权利”，并在第四十六条规定了违法者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网络转载者乱改标题，改的标题又与原文严重不符，无疑应归入“歪曲、篡改”一类。

在这个信息时代，作家的文章被网站转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的网络转载要坚持善意的道德底线和尊重他人著作权的法律底线，否则，这种转载无异于对作家的精神伤害，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资讯快递

“创意中国·和谐世界”文化产业论坛将办

本报讯（记者车辉）第三届“创意中国·和谐世界”文化产业国际论坛将于12月14日至17日在河北承德召开。

该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厅、承德市委市政府和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共同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和中国文化报社三家单位承办。论坛将以“资本、创新、融合”为主题，围绕“文化旅游产业”、“资本与文化产业”、“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三个议题展开。

首届星海国际合唱节在广东番禺举行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实习生李韶燕）首届星海国际合唱节，12月4日在冼星海的故乡广东番禺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7个合唱团、1300多名各民族合唱爱好者参赛。广州市同时宣布，以后，星海国际合唱节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据悉，此次合唱节以“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唱响科学发展新番禺”为主题。据悉，广东是合唱大省，仅珠三角就有一万多个合唱团队。

崇礼国际滑雪节开幕

本报讯 “钻石情·第八届中国崇礼国际滑雪节”，日前在河北崇礼县开幕。本届滑雪节历时5个月，是由国家旅游局、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张家口市人民政府、河北省旅游局和河北省体育局共同承办的大型节庆活动，主题是“滑天然雪，享自然情，走进林海雪原”。这是今冬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时尚色彩的冰雪盛会。

崇礼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坝下丘陵区过渡带，山体坡度多在5度—35度之间，陡缓适中，被业内人士共同认为“距北京最近、最理想的优质天然滑雪区域”。本届滑雪节不仅时间长，而且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开幕式后，在圣诞节、元旦、学生寒假、春节期间，将推出绿野烧包大会、雪地音乐节、大学生冬令营、搜狐《冰雪嘉年华》等一系列活动，举办全国滑雪爱好者竞速比赛、全国大众双板滑雪系列赛等一系列大型滑雪赛事。

（闻问）